

六小龄童 猴缘



六小龄童 徐林正 / 著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猴缘 / 六小龄童, 徐林正著. — 北京: 京华出版社,
2004.1

ISBN 7-80600-846-2

I. 猴... II. ①六... ②徐... III. 六小龄童—生平
事迹 IV. 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6204 号

六小龄童 猴缘

-
- | | |
|------|--|
| 著 者 | 六小龄童 徐林正 著 |
| 出版发行 | 京华出版社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)
(010)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(发行部)
(010)64251786 (编辑部)
E-mail:80600pub@bookmail.gapp.gov.cn |
| 印 刷 | 北京一印印刷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16 开 |
| 字 数 | 120 千字 |
| 印 张 | 10 |
| 印 数 | 1-20000 |
| 出版日期 | 2004 年 1 月 |
| 书 号 | ISBN 7-80600-846-2/I·119 |
| 定 价 | 19.90 元 |
-

京华版图书, 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

深山神猿

六小齡重雅藏

范曾



艺术大师范曾先生为本书出版题词



六小龄童 猴 缘

六小龄童 徐林正 著



京华出版社

目 录



序

(8)

猴王世家：猴王讲述的故事

(11)

一 世家

(11)

1. 猴王源自蒙古族 (12)

2. 伯父竟是亲生父? (15)

二 我的父亲“南猴王”

(19)

1. 六龄童横空出世 (19)

2. 偷师学艺上海滩 (23)

3. “倒嗓” (26)

4. 《西游》“前传”乃《济公》 (27)

5. 今日欢呼孙大圣 (30)

6. 牛棚传猴艺 (34)

7. 冲出五行山 (36)

三 我的兄弟姐妹

(37)

1. 花果山的小猴子们 (37)

2. 猴娃 (38)

3. 二哥为什么早逝 (41)

4. 天路花雨 (44)

四 我们家族的半边天

(47)

1. 姥姥这一生 (47)

2. 母亲是我的择偶标准 (48)

3. 取经路上，美人如虹 (51)

4. 爱要怎么说出口 (53)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(57) | 5、亿万人瞩目的怪婚礼 |
| (59) | 6、我爱的“猴妻”和爱我的影迷 |
| (61) | 7、猴王传承：敢问路在何方？ |

(65) 西游之路：讲述猴王的故事

(65) 一 家族梦 兄弟情 赤子心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(66) | 1. “我是随着猴魂而来的” |
| (67) | 2. 像孙悟空一样“偷偷学艺” |
| (68) | 3. “卧薪尝胆”练真功 |
| (70) | 4. 演戏无门 |
| (71) | 5. “飞剑” |
| (73) | 6. 杨导演千里访“猴王” |
| (75) | 7. 六小龄童“进京赶考” |

(77) 二 取经路上十七年 亲身经历八十一难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(78) | 1. 兼采百家，自成一派 |
| (82) | 2. “火眼金睛”的秘密 |
| (83) | 3. 贴脸 |
| (85) | 4. 孙悟空不断“进化”的尾巴 |
| (86) | 5. 初战却不告捷 |
| (88) | 6. 死生有命 |
| (90) | 7. “三昧真火”的滋味 |
| (91) | 8. 拍了六年的戏，赚了两千块钱 |
| (92) | 9. 江湖夜雨十年“等” |
| (95) | 10. 二度西游，六郎可曾依旧 |

(98) 三 亲情 友情 师情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(98) | 1. 墓前还愿 |
| (100) | 2. 铁打的孙悟空，流水的师兄弟 |



R8997/02

3. 杨洁哭了	(103)
4. “咱们就是要做‘过河拆桥’的事!”	(104)
5. 跟黄导“过年”	(108)

四 艺海无涯 挑战人生 (109)

1. 孙悟空“大战”变形金刚	(109)
2. 挑战自我：饰演周恩来	(111)
3. 六小龄童为什么拒当“猴县”副县长	(116)

你所不知道的六小龄童和《西游记》 (119)

采访手记 (119)

一 慷慨忆西游 (123)

1. 《西游记》为什么分两次拍	(123)
2. 为什么有三个“唐僧”	(126)
3. 赵丽蓉、许晴也演过西游记	(127)
4. 杨洁“用兵”如神	(128)

二 取经路上名流多 (132)

1. 张乐平照相不站中间	(132)
2. 庄则栋练球用铁板	(134)
3. “醉”是情深	(134)
4. 陈景润喜欢孙悟空	(135)
5. 南北猴王相会	(135)
6. 成龙很谦虚，胡蝶说我是美男	(136)

三 孙悟空叫苦 (138)

1. 和耗子同床	(138)
2. 五行山下下跪苦	(139)



(140) 3. 三天掉一层皮

(140) 4. 练功有如犯法的时代

(142) 5. 母亲停了我的闹钟

(144) 四 如果不演猴戏

(144) 1. 给猴子“烧香”

(146) 2. 作品真不少

(147) 3. 我不是特型演员

(148) 4. 将《西游记》拍成电影

(149) 五 猴王精神和中华传统文化

(149) 1. 孙悟空的团队精神

(150) 2. 如果外国人愿意学猴戏，我也愿意教

(150) 3. “观众叫好，行家点头”才是雅俗共赏的好艺术

(151) 六 戏如人生

(151) 1. 带给大家愉悦是我的人生目标

(152) 2. 四个爱心大使的身份

(153) 3. 事业、家庭和健康的身体

(154) 4. 喜欢红色

(155) 5. 我所有的角色都无法超越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

(157) 6. 六龄童的遗憾

(158) 7. 美猴王能否成为奥运吉祥物

(159) 后 记





序



我家门厅的墙壁上，挂着一块匾，上书冰心老人赠给我们家的四个字：“猴王世家”。

当我歇下来的时候，望着这四个字，常常陷入沉思。什么样的家族算是“世家”？这样想着的时候，思绪总是被牵引到过去。我禁不住溯流而上，去探问那些被历史风尘掩盖的人和事。有些人，是我的父辈经常向我们提及的；有些事，是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的。人和事，交错在一起，织成一张无形的巨网，似乎想要网住我沉甸甸的追忆，包裹住我不安分的探询。我发现，我的记忆，不可能牵住一个结而不连及整张网：当我忆及自己少年时代的学艺时光，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我，让我去回想母亲站在门口，含泪目送我走入曙光微明的夜色的情景。当我回忆二十余年前初次进京，忐忑不安地等待命运的“宣判”的时候，我又不禁揣想，祖父从绍兴乡下第一次去到大上海，是不是也像我这样慌乱而兴奋？我去拜访各界名流，就像一个流浪的少年，寻找着镇定自己灵魂的慰藉，我去尝试各种可能，却发现，我的生活似乎只有一种可能，这就是我的命运。有些人问我信不信命。我想了一下，说我相信缘。命运是需要去抗争的，而缘分，需要我们去领悟。

在这样无数情缘织就的网中存身已久，有一天我忽然悟到，“世家”，也许只是意味着传统，意味着一种精神的传承，它和所有那些外在的虚饰的荣耀无关，只和这个家族赖以绵延不绝的内



在气质和精神相联系。可是，这种气质，这种成为家族生命的精神，又是什么？

我仍在沉思，仍在追问。

可是时间飞驰着离我而去，我的追问却没有完整的结果。当新年携着纷纷扬扬的祝福铺天盖地袭来，又是一个猴年，我心中涌起淡淡的喜悦。这喜悦浸润我全身，我的思绪变得轻盈，剔透，像是在缓缓上升，升到一个高处。在这里，我顿然悟到，为什么我一直纠缠于这个“家”字呢？还有一个“世”字等待我去叩问啊。“世家”，不止是一个世代传承的家族。我们还可以认为，她和这个世界应该有某种隐秘或明示的联系。“世界”，当然不只是我们周围的生活，也包括那些和我们远隔千山万水，甚至永不谋面的陌生面孔，甚至还包括那些我们无缘得见的绵延后代。只有这样，那些外在的转瞬即逝的荣耀，才会涅槃成永恒的荣誉。我心目中的“世家”，就是这样一个模糊的面目。

我想我的解释也许有点牵强。但当我有幸用十七年的青春岁月演完电视剧《西游记》，发觉它成了一个不分国度、不分政见、不分人种，男女老幼一代代都能欣赏的艺术品的时候，我相信了，一个家族的真正荣誉，是建立在一些永恒的基座之上，比如说艺术或者智慧或者不朽的功业，而不是立基在速朽的权势或财富之上。它应该将自己献祭给永恒的事物，它自身才能不朽。是的，我用了“献祭”这样的词，因为不如此，我无法表述虔诚，无法纪念我们家族中那些为艺术献身的亲人。愿他们安息。

所以，我想我这样地解释以后，人们应该能够理解，为什么我家族四代人都执着于演猴戏，为什么我愿意用十七年的时间来演一部戏，为什么我们希望“美猴王”成为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，为什么……

猴年来了，“猴儿们”跳了出来，感觉有话要说。我感谢时代、感谢生活、感谢前辈、感谢亲朋、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，愿美猴王带给您幸福和吉祥，也愿全世界善良、勇敢的人们，在猴年里美梦成真。



猴王世家，父子美猴王 1990年于马来西亚



猴王世家



猴王讲述的故事

The Stories by the Monkey King Himself

没有编剧，亦无导演，在张家界的青翠山野中，一只小巧玲珑的猴子，突如其来向我行了一个标准的“猴礼”，我受宠若惊，忙不迭还礼致意。这是1998年，在张家界拍摄《西游记》续集时的奇事。这样的事，峨眉山亦遇见过。冥冥之中，是否真有天意？“孩儿们”亲切热裹的目光，至今让我留恋不已，不知他们，今日身在何处？

一世家

父艺子承，衣钵相传，这个规则在中国已经传了几千年。尤其是在艺术领域，讲究耳提面命、手口相传，漫长的历史造就了不少传承久远的艺术家族，这样的家族，被喜爱她们的人称为“世家”。除了在“血统论”盛行的文革时期，“世家”的名号成了“原罪”和累赘以外，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，一个家族得到这样的称号都是一种无上的荣誉。

我出生在一个以擅长表演猴戏著称的“猴王世家”。对我而言，“世

家”的背景，是我登上舞台的“报幕词”，也是我演艺生涯的壮丽布景。我来到世间，无从选择，命运注定了我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员，让我分享这个家族的先辈创下的巨大荣耀，分享他们的苦难和欣喜，追慕他们的灿烂笑容，啜饮他们的苦涩泪水。流年似水，我年已不惑，天命不远，风尘在路，我感到命运之神眷顾着我，她告诉我，我注定要承担起这个家族的厚重使命，要去挥写这个家族纵贯一个世纪的传奇，要去擦亮这个家族的光辉记忆。我不能选择沉默。

我感激命运，因为，她赋予我一种坚定的责任感，让我的内心始终祥和安宁，虽然我的生活，也许时时面对惊涛骇浪。不过，我更愿意相信，这种命运，这种我坚信存在着的，在我和我所存身的这个家族之间的约定，是一种生来固有的“缘”。

“缘”本是“猿”。有一个民间传说，讲的是“有缘(猿)千里来相会，无缘(猿)对面不相逢”的道理，故事中穿针引线的一个角色，就是一只有神性的善良的白猿。也许，“猿”和“缘”这两个字之间，真有某种特殊的渊源，只是我并不知道。对于我来说，我一生中所珍视的种种缘分，却都是因为一只神奇而又可爱无比的“猴子”，所以，这本小书的名字，就叫“猴缘”！

1. 猴王源自蒙古族

我家其实是元末蒙古族的后裔。我的祖先随着蒙古骑兵的铁蹄踢踏，从大漠黄沙的塞北，来到了山清水秀的越国江南。朱元璋灭了元朝建立明朝之后，就把所有留在南方的蒙古人贬为“堕民”，集中居住，不准参加科举，不准进入上流社会，不准与一般平民通婚往来，不得随意迁徙。他们只能做吹拉弹唱的道士、收旧货的小贩、打锡箔的手艺人……在绍兴，他们只能居住在唐王街、学士街、永福街三条街里。

演戏，做供人指戳笑骂的“戏子”，也是这些“堕”入社会底层的“堕民”们



百年猴戏，满目沧桑。列在这里的，从上到下依次是我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和我表演猴戏时用的脸谱。从开始时非常夸张，也非常艺术化的“脸”，到后来渐趋“写实”也非常生活化的“脸”，似乎暗示着“猴戏”演变的轨迹。但不管这猴脸怎么描，怎么绘，依然不脱我们章家猴戏的痕迹：看他们脸上那葫芦形的“点睛之笔”。

谋生的出路之一。在讲究“安土重迁”的旧时代，为了生计不得不游走江湖的人们，不管是腰缠万贯的商人，还是身无长物的“戏子”，都是被人看不起的。

从曾祖父开始，我们家演猴戏便有了些名气，那个时候曾祖父章廷椿还有个“活猴章”的名号，而真正把绍戏发扬光大的则是祖父了。

我的祖父名叫章益生，是浙江绍兴上虞道墟镇一个村民，除了在田里辛勤耕耘外，还经营着一家小灯笼铺。但他在农闲、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参与演戏，演得最多的就是猴，以至于到后来他有了“赛活猴”的名号，也算是地方上一个名角了。

绍兴每年的社戏祖父都是要参加的。当我追思先辈们湮没在历史风烟中的那些陈年旧事时，我会得意地揣想：现在选入中学课本的鲁迅先生那篇《社戏》，或许和我祖父的猴戏有些干系呢。鲁迅先生十一二岁的时候，随母亲到外婆家，十分受优待，闹腾着非要看热闹的社戏。几个孩子借了乌篷船一撑，荡向水乡深处，寻找那些响彻在水雾氤氲的夜空中的开场锣鼓。金声玉振，夜色如墨，灯火辉煌，大旗猎猎，身影翻飞，刀枪剑戟，大概这些如水墨画一样淋漓的画面，就是鲁迅先生早年最美妙的记忆吧？多年以后，鲁迅先生在北京看了京剧后写下《社戏》、《二丑艺术》、《无常》等篇章，其中就曾描写了社戏的场景：

“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，模胡在远处的月夜中，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，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，就在这里出现了……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，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，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，满被红霞罩着了。”

我时常会想象，祖父“赛活猴”是如何快活地腾挪在鲁迅心中眼中的神妙仙境里，演绎着他自己的艺术人生。也许就是这种冥冥之中结下的缘分，在我们家和鲁迅先生的后人之间结起了纽带。到现在，鲁迅



这是我们这个“猴王世家”的又一个“历史见证”——我们家四代“猴王”使用的“金箍棒”。



我的祖父，老同大戏院的老板，同春舞台的班主。看到今天“美猴王”如此繁荣，他应该含笑九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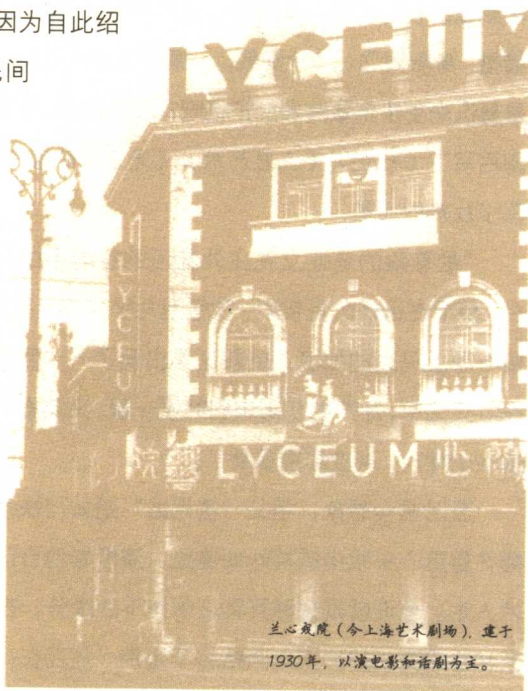
先生的公子周海婴先生是我家的老朋友。有时候，看着他和我父亲坐在一起，说着地道的绍兴土话，两人眉飞色舞，神采飞扬，却让别人听得一头雾水，我心中就暗笑，说不定在另外一个世界，我祖父和鲁迅先生也在交头接耳呢。

在我们这个“猴王世家”形成的过程当中，祖父起着无比关键的作用。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戏曲演员，他还开了一家很大的戏院，带起了一大帮人，也使演戏成了我们家的“职业”。

作为一个演员，他从自娱自乐为主的社戏中看到了商机，把大城市的服装、道具等贩到当地小城镇，做起了戏业生意。渐渐的积累了一定资金后，便在上海开设了一家老闸大戏院，并且把所带去的绍戏班社扩展成了同春舞台。

同春舞台的名字，现在没人提起了，即便是专门研究戏曲史的人，对这个戏班大概也是闻所未闻。但这件事情的意
义无疑是重大的，因为自此绍

戏便从一个地方民间
戏走上全国大舞台
——当时的上海滩
是远东第一大城市，
在这里站住脚成了
名，就是在全国都
挂上了招牌。后来
到了1950年的时
候，绍戏才被正式
定名为“绍剧”。祖
父闯荡上海滩的那
时候，是戏曲史上
的黄金时代。上海



兰心戏院（今上海艺术剧场），建于1930年，以演电影和话剧为主。

滩名角辈出，可以和北京的大腕叫板儿；而北京的腕儿角儿，也时常来上海这个码头“巡演”。隔几个月不来上海滩，就不知道上海滩一夜之间又搭起了多少个戏台戏院，崛起了多少优伶名角。各种各样的戏台班子如雨后春笋般钻了出来，又如风中芦苇一般，一茬一茬倒了下去。有的这次倒了，瞬间又跃了起来，有的则偃旗息鼓，风流云散，不知所踪了。祖父搭起的这个戏班子，也面临着这样多蹇的命运。不过，风中芦苇最让人钦佩的精神，就是它不屈不挠的韧劲：如果它倒下了，再也起不来，那就是它的生命走到了尽头，否则，它一定会再度奋起，招展矗立于风中，临风傲立，摇曳生姿。后来，当我拍摄《西游记》的时候，我脑海中总是不时闪过祖父和父辈们走过的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。路途漫漫，前路遥遥，要翻过多少座山，要涉过多少条河，才能走到那个完美的终点？对我们这个家族来说，似乎没有终点可以到达。行走，行走，不管是踉跄前行，还是疾风劲走，总是在路途中。安身立命之所，是对自身使命的坚信，对渐行渐远的那些传统的深深眷恋。回忆虽然饱浸着些许泛黄的旧渍，但这些旧渍，也许是当年的心血凝成，今天的我们，又怎能淡然置之？

2. 伯父竟是亲生父？

在说起我父亲之前，我不得不先说说我伯父，这不光是循着“长幼有序”的古训，而且也是讲述我们的家族事业不可回避的一个环节。

我的伯父便是鼎鼎有名的“七龄童”，他生于1921年，原名章宗信，因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而旧病复发，后来痼疾难去，1968年的时候，终因肠癌而去世了。

伯父去世前，有一天到我家串门时，毫无预兆，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：“实际上，你不是六龄童的儿子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那时家里很穷，所以把你过继给六龄童。你看，过继的时候，六龄童给了我两斤咸菜、一块肉。你父亲那里还保留着一张字据，写在一块白布上：‘我儿子章金莱，



浓眉大眼，笑面含春，这是我伯父七龄童的便装照。有时想，这样一张英俊的脸庞竟掩在一张大花脸谱下面，殊为可惜。